



直菴集
三

書

16
1009
3

卷十一





直菴集卷之五

書

與尹瑞膺

伏惟邇來侍學神相讀書玩理俱有新功否前書垂
警之語儘好佩服人道四七之論退溪栗谷兩先生
所見不同後學固難輕議如弟之童觀蒙識尤豈有
何窺測而敢生妄說耶然猶知栗翁所謂發者氣也
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四端
七情皆氣發而理乘等語皆真知自得分明道程朱
所未嘗及道者通透灑落更無以改評可為斷案於

千載之下矣然退溪之論主於對待而轉至於互發之疑栗谷之論主於流行而亦偏於渾淪之科而然而惟栗谷可以評退溪得失而有所辨正在今後生末學只從栗谷定論足矣又何可因此各自立說公肆疵議於退老耶此則所常浚以爲未安故前書奉規之矣幸乞下諒此意無甚葛藤如何俯示湖中諸益論學文字猥蒙寄示獲知老兄文仁之地有許多人物學識若是甚盛也不勝歆仰然使翁有所評品則顧非其人奈何

與尹瑞膺

向來相從款奉益論歸來充然如有所得其幸豈淺淺哉秋氣澄肅近日侍下學履復如何人物五常之說其後更與湖中諸公商確而歸一否此不復多言朱子於中庸章句旣言人物皆得健順五常之性又於孟子集註有云仁義禮智之粹然者豈物之所得以全哉信斯言也人具五常物亦具五常者可以知之而但物則雖具而不能全未若人之粹然蓋謂其非不具矣而爲氣所蔽不能發現如人該備耳然則李公舉物亦當具五常之說不可浚非也未知如何初學捨矜持難以入於敬先儒所謂其心收斂不容

一物所謂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者似帶矜持意味至於程子門人贊程子曰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者蓋謂程子持敬工夫始由矜持嚴厲而終至純熟和平也朱門唯畏為近之訓亦可想其旨意矣然則俞子恭由矜持可以做敬之說不必過斥也亦如何淺見偶又如此而拙筆不克敷演成說想為大方家所笑矣

與尹瑞膺

竊聞士友所傳遂菴亦不以農巖之分智知為是云老兄必嘗承師席面誨矣幸示其說之詳如何弟意

以為智是知之理知是智之事恐不宜將知覺外智而專屬於心謂其不相管攝也天下無性外之物知覺果何物獨不原於性耶若原於性則不以屬於智而何所歸宿哉知覺雖有許多光明許多運用無所不該而豈能脫却智之範圍耶設疑到此乞聞定論心與氣質之說以氣質謂粗而屬之血氣以氣稟謂精而屬之心者子恭議論為然不無引据之先儒說而弟則聽瑩未遽從矣老兄如欲得其詳則使子恭一場瀾翻如何

與尹瑞膺

盛疏所引難進之義固爲正當夫誰曰不可只其侵
斥龜山一段在翁之見殊爲未安龜山乃程門嫡傳
文廟從享之大儒雖其晚年去就被朱子針砭而惟
朱子乃可論他得失在後學何可輕加疵毀耶至於
陳戒之說有以見老兄愛 君憂國之深誠至意從
素蓄片赤中出來而惜乎 朝家不能必致而受其
啓沃匡救之力也呂士新家冊子屢被推索不得已
還呈而竊看農圃四七人道說頗有不滿於栗翁之
語未知如老兄平生遵守栗翁定論者於此其可尋
常看過而已耶

與尹瑞膺

竊得於士友所傳允翁經禮問答及年譜將有八梓
之議然則執事必主張而折衷之矣未知其規模頭
緒如何經禮問答似當視初晚之分詳略之別一事
屢問者存其詳答之書而又歸重於晚年定論刪其
重複去其閒漫者而凡經先賢已有說破者及夫人
皆知之說不必俱收並載以除冗衍之弊大家商確
俾無疵摘如何老先生原集正以不遺片言隻字爲
主故以致有欠於簡重嚴整之體人有竊議而病其
支離者此不可不預慮年譜初本會從芝村一番借

讀妄貢淺見有所發論矣幸亦討見則或似不無一二可合採用之語也僭爾悚息第念年譜只是逐年記事叙列行蹟而已非形容道德之文字也形容道德之文字靡行狀莫可而行狀尚未有之豈不萬萬歉缺耶遂菴只爲墓表終不當行狀芝村只爲語錄而亦不當行狀農巖睡村亦不爲之者誠千古留恨矣今執事以老先生淵源之緒淑艾之人老先生道學德業出處本末聞而知之於師門者親切端的而猶逡巡不肯擔當則誰任其責也耶恐須無事推讓從速構成以完斯文重事爲至宜此非本家子孫所

可可否而雖景微諸人亦豈不樂聞而企望也

與尹瑞膺

俯詢師服第之所行蓋據孔門朱門諸子已行之例爲之白布巾經帶則三月而哭除心喪則限三年定行不御內不赴舉不做官不與宴樂不作詩律而但以侍下人事不能築室待墓又以疾病不能行素爲痛愧不自安矣程子栗翁隨情義淺濶或暮年或九月或五月或三月爲之之說玄翁不以爲然著說以明之而先師於玄翁已行心喪三年故吾有所受之而不敢違也頃年老兄所行既遵沙老尤翁故事則

不可謂無所據矣而第則未敢以為十分是當矣

答尹瑞膺

稽顙再拜言伏承惠疏始審樸馬戾洛矣行役之餘氣力如何意外人言事關丘墓哀麻之中身離几筵入城胥命是誠世間變怪憂慮歎惋豈勝區區孤子凶頑不滅奄經襄奉叫號穹壤無所建及哀苦痛毒恨一死之此遲也哀行既至弊家欲見孤子其情固然而孤子侍奠倚廬不可無故離出豈容為見親舊面目輒至私室耶反復思量潑有所不安不得如教就拜哀若設處而加察則當知孤子所為之非過

矣下諒休咎如何就有一二禮疑敢此仰質先人葬時贈玄纁一節承重孤孫幼未隨喪故孤子代行而奠於柩東棺槨之間蓋從尤玄兩先生之說而朴兄尚甫聞之以為當奠於柩上東邊若入于棺槨之間則是為落陷有非奠字安措之意其說如何自初虞至卒哭孤孫幼且有疾不得將事孤子攝行而曰孤孫某幼未將事孤子曠敢攝昭告于先考具位府君云云朴兄亦以為此與主面稱謂不協當曰孤孫某幼未將事屬叔父某敢昭告于先祖考具位府君為是其說如何亡兄几筵先人卒哭前以素饌上食蓋

直齋集 卷五
用朴兄指揮矣或以爲過而不必然未知何說爲是
事雖已過欲聞哀之所見矣亡兄題主先人以亡子
題主今也不幸至於大故而其初暮將迫此則姪兒
當主事用子告父之祝而宜有前期告由之辭孤子
荒迷且未習禮家文字猝不能構出伏乞略以數行
草示俾得遵用幸甚三年之內先世祠堂叅禮使服
輕者代行禮有其文而子姪皆稚弱外孫及庶類似
未安孤子不免身自主行而以方笠浚衣麻帶將事
如何自虞以後倚杖於門外雖朝夕上食固當然矣
惟朝夕哭行於門外則雖杖而哭不至大悖否山所

節祀以合封之故前喪後喪合設一床則應以哀經
哭而行事不必別有他節否並望詳賜回教

與尹瑞膺

區區嘗謂尤翁論學文字範圍正大玄翁論學文字
條理精密老兄問何以知其然乎而當時倉卒未暇
指陳矣今適讀二先生雜著偶見其贊箕子語尤覺
平日所測似不甚外者尤翁之言曰我東本箕子之
國箕子所行八條皆本於洪範則實與周室同時矣
孔子之欲居亦豈以是也耶玄翁之言曰箕聖於武
王克商之後首陳大法乃以敬用五事爲本是猶先

乎太公之丹書而其必專舉敬字一言以蔽之者又丹書之所未有也至如貌言視聽思五者卽夫子答顏淵克己復禮之問所由以淵源者而其分貌思爲二事以極五德之用者又視夫子之言較加詳密蓋以一敬爲綱上述黃帝而合之盡其大五事爲目傳之夫子而析之極其精人知敬義之道四勿之訓出於黃帝夫子而不知其要已在於敬用五事一言之內茲敢表以出之以與同志共焉又曰我東世被箕子仁賢之化將與天壤並德而終未聞東儒之有專治其學者何哉此先正之恥而後人之所當勉者也

老兄試看此兩條說話弟見不其然耶其後尤翁爲箕子創立仁賢書院玄翁爲編範學全編發明箕子之道德教化以垂示無窮二先生有功於箕子大矣老兄接引後生也幸亦力爲推闡如何

與尹瑞膺

年前老兄獻長子三年議也未及明言有當爲三年之長子有不得爲三年之長子紹述尤翁已亥之正論故至今士林以爲遺恨矣此其當時雖或蹉過追宜別立文字備論體而不正正而不體等禮意補填前缺傳示來後如玄翁庚子服制私議厚翁庚戌服

制私議之爲矣其已留意否第則文識不逮末由辨得故讓與老兄而不敢爲之矣如今邦禮亦不容無辨自天子諸侯正后曰后後宮曰嬪孟子有無以妾爲妻之文嫡庶名分不容紊亂者然矣帝王家雖有後宮誕生之子嗣先帝先王而立者考先帝先王而妣嫡后則所生之母不得稱妣稱后禮律義分當然而不可凌奪矣日者佞臣所引姜嫄之例月沙之說乃無稽妄援之語不可聽瑩者也姜嫄乃高辛氏之元妃后稷之母而后稷爲周室生民之始祖故周公追原其初而特稱姜嫄以先妣矣我 聖上以 肅

廟爲考以 仁敬仁顯爲妣則何得復妣私親哉月沙所謂德興之妣 定遠之妣等妣字泛言某嬪之爲德興之母某嬪之爲 定遠之母之意而不察妣字之不可加諸嬪位之致本非以妣謂當用諸嬪位者也則何可據而爲證耶春秋之仲子成風漢文宋仁 明孝之追崇生母皆失禮違義之事並被後聖後賢之譏議故 聖上初年以 肅廟錫爵爲榮且貴不宜有加之意嘗有大哉之言今之廷紳所當以此仰贊而無爲過重之舉而已何可更有他說耶以黃帝三妃虞帝二妃觀之妃字與后字相混而後世

直齋書目 卷五
帝后謂之后王后謂之妃則後宮用妃字大為未安
矣老兄以今時山林宿德在盍以此意立論成說以
曉一世之耳目耶如何如何

與尹瑞膺

昨日哀臨几筵哭良久不止悲動傍人殊感其友愛
孔懷之盛矣然徒哭無痕不如文字之哭為有迹矣
其有意乎否凡哭死之文人各用其所知不必問其
如何惟是婦人之行在家得父母之愛兄弟之譽私
而非公適人而舅姑稱其賢夫黨誦其德方為真正
公案爾昔令妹之入吾門也先人深賞其有德性賢

行又安淡泊寡嗜慾物非義不取字畫紡績酒食才
法過人而謙虛若無一能少無爭較誇矜之風於是
一家諸親咸傾向之平生抱奇疾辛苦一年強半在
床每歲窮乏有非人所堪者而了無怨尤形於聲色
其實蹟也其夫悼亡之哀尤在於箴儆規戒之苦心
之有不可忘矣嘗見退溪栗谷尤菴玄石諸老先生
凡為婦人之誄也必歸重於夫家之言而取衷故今
區區亦以已責所在不容不畧布可幸諒會抑高明
雅尚令妹之賢矣是雖立狀具誌以示人傳後恐未
為過以立言君子為其兄而不得此則得不憾恨乎

並諒而徐圖之如何

與尹瑞膺

青川文字執事固宜盡心竭誠以爲之亦必自有定見非他人所可參涉矣惟其向玄翁若有違事實矣照管者則區區不容終默略茲奉質幸入思議有以釐改甚仰

玄翁使閔慎代其父服其祖喪全据朱子請寧宗服孝宗劄語故尤翁謂以出於朱子定論如是改措恐不容已

尤翁癸亥造朝雖爲請太祖大王加上謚號及自己致仕及裁省貢賦及救金光南許多事業而以身爲玄翁主人致其同朝共貞亦爲一大條項此不可微而不著須以此意明白下語恐合事宜夫以威化回軍爲得春秋大義而請其加謚者尤翁意見儘卓然難及而玄翁以其係潛邸時事謂宜別爲頌羨不必追上謚號者亦自不無其義兩先生同異得失只當付諸百世公議正不必以此致短於玄翁玄翁但自各陳已見初非故貳於尤翁事實直是如許尤翁譬曉之書玄翁雖不能有言下領悟遽然改見者有何可憾至於朝論乖裂

專由朴泰維疏而不干玄翁泰維為人自是別般
雖是玄翁一家卑幼行而自乃翁素於玄翁無親
依信服聽受咨稟之事而渠自於尤翁事事立異
每思歧背故敢為侵犯之疏而非關由玄翁而然
也何可如是無間架賺連為說以惹疑惑於今與
後也斷不宜然此段初頭只及玄翁與尤翁廟議
金論等意見少有不同之故而已朝論乖裂歸罪
於泰維而立論而叙之方是完正

玄翁之起膺徵召蓋以尤翁為主人故欲與同朝
共貞以做國事而及其入來未久見尤翁致仕憮

然失圖故請於 上以雖許其休致合更勉留勿
遽聽其歸此與文谷老峰請留求助之意一般非
如趙持謙之反請收還休致以增尤翁情勢之不
安者則何如是混同說去須區而別之俾今與後
人曉然知玄翁之說出於好意趙說出於不好意
為是合善修改不容置之矣玄翁之去也尤翁上
章請同其去就尤翁之不復入也玄翁實同其退
如許出處行迹何可點昧

老少論指目似欠曲折當時廟堂老成諸公以光
南諸人追錄勳籍而臺閣少年不知其間有可合

參勲之故惟以攻斥追錄爲事於是世乃指廟堂爲老指臺閣爲少而尤翁熟聞廟堂言玄翁所聞未若尤翁而外面看來臺諫將以言獲罪且廟堂臺閣不宜偏重卽玄翁本來意見故於是乎不無少揀之言而此是以臺閣而扶臺閣耳非以韓趙而扶韓趙也其後清城方嫉趙韓朴吳輩持追錄太甚與自己爲敵欲加罪患無辭之際見厥輩有不遜於大老之語遂請斥逐得蒙 允俞玄翁其時又以扶言路之故雖有一䟽而䟽中枉直二字初無意於分屬彼此只借錯諸直民不服一句以

喻處分之摧折言路或拂民情而已蓋虛閒底引用也非必以趙韓爲直也况何嘗歸枉於尤翁而予彼輩不遜於大老耶此一段措語儘不明白失玄翁心事甚矣玄翁以尤翁爲斯文長德高賢大老而平生宗仰之又贊其學問文章節義之美而誦慕之又服其先見之明力量之嚴斥異端排小人之正每恨自己之不能企及其語芝村一條現亦可見矣寧有分毫以尤翁爲枉之理耶不可若是誣賢此不可不善爲修改矣小尹之投合以輩則玄翁又嘗不韙而切責之矣覲本集其玄翁謂

道者身 卷五
芝村一語不可不依初本還載以白玄翁定見
拯之辛酉擬書先生雖未及見而其一轉而爲已
已慘禍先生固已知之矣玄石嘗語芝村李公曰
尤翁攻鑄之侮朱子謂以斯文亂賊甚加斥絕吾
每疑其太過後來觀鑄之心術彰著則不但嫁禍
士林終以兇逆斃尤翁先見之明有不可測度今
處子仁者若是之峻截不饒吾方憂其過越分數
而每勸稱停時復自念尤翁見處難到無乃子仁
有可惡者甚尤翁斥之者得而吾輩反有所不及
而然耶當見其末梢而知之也此玄石心服先生

之言及已巳之禍玄石服先生以栗谷爲退陶服
以致拯之怒罵玄石想於此而益服先生先見之
明也此乃執事初本中所錄而何故刪沒也此不
但有益於玄翁抑亦有助於尤翁不可以不還錄
尤翁以玄翁爲生同志死同傳之交際故在海上
臨歿有告訣書托以後日世道之責卽其契義之
深密精神之流通真可以泣鬼神矣此處誠不堪
草草放過幸加意敘述俾尤翁知人則哲之明幸
不墜地也甲戌玄翁一遵尤翁軌轍不負其望故
耳吉甫碣文玄翁元無向尤翁勸作之事考之尤

玄兩集及尼集及其他文蹟可知也不知從何而出此說也獨尤譜中宋景徽登其說絕可異也元來玄翁之於羨狀初不必有致力之意故其結語以謄送本家家狀爲言而其後猶屢發悔作之言自己尚如此又豈有勸尤翁意耶以故世間行言有玄石謄給家狀尤翁借重玄石之云其言得實矣其勸作二字切宜刪去

小尹背師之罪寫出其情節猶未該備恐不如遂翁表文之大家嚴正約而盡矣玄翁長書中聲罪致討於拯者精確不可易故略抄以往將此意更

加修補

遂翁於表文元無侵玄翁語蓋深知兩先生事義交契之故也而意外申伯謙宋景徽以私心偏見始有疑阻之說於年譜語錄等文字尋常不韙之矣執事今日合學遂翁道理而不宜效尤於伯謙景徽矣

昔聞尤翁於栗谷別集疑太極問答之非先生著述又謂先生八山一事只看先生辭疏已足後出他人雜說一并抹去爲是玄翁聞其論略有刪改而未及重刊矣今只宜追刪尤翁所欲抹去諸條

則其事了當而玄翁為栗谷辛勤編摩之成書亦得不廢而垂世傳遠矣彼此豈不兩得耶執事必審知尤翁所欲抹去諸條一一簽出而思量善後之道如何

與俞子恭肅基呂士新命周金誠仲純行

先儒或有單提心字而訓明德者盧王溪明德只是本心胡雲峯明德以心言之說是也或有以心混入明字之義者黃慈溪虛靈不昧明也具眾理應萬事德也之說是也第明德何嘗專言心而不言性情乎朱子曰仁義禮智之性便是明德又曰人本來具此

明德德內便有仁義禮智四者蓋這箇道理該貯在心內方得至明不昧而乃謂明德也然則非以心喚做明德也即以心中所具者謂是明德也所以傳文推原說天之明命而章句亦本天而起辭也且德之謂明者以其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也以其虛而且靈萬理蘊具有以應夫事物之變而不昧也由是觀之其言心而不足以訓明德者固已分曉矣何者五性不可看作心則今謂只是本心以心言云云實未為得矣只把虛靈二字謂之明而屬之心者自不見明字之義矣何者虛靈不昧自是德之明處具理應

事亦是德之明處明底是德德自至明不容分而二之矣又或有合心性說而不及於情者真西山明德合心與性而言者是也雖與單言心者少異而亦自未盡殊不知朱子已云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見孺子而測隱見非義而羞惡見尊長而恭敬見善事而歎羨皆明德之發見此其並言情者昭晰無疑而況不言情則明德將為有體無用之物而無以見其發用處矣烏乎可耶又聞農巖圃陰二丈之論明德則以為明德專指心而性情在其中當有賓主之分此雖較勝於玉溪又竊化於朱子所引橫

渠心統性情之語而賓主二字下得太重恐皆坐於章句語類有隔礙而未嘗會通爾夫明德須兼心性情而看方得完備若專主心一邊言之則其名謂之心不得復名曰明德未知如何

與俞子恭呂士新金誠仲

性情心意之辨先儒已多言之而第愚聞之師性未發也情意已發也心兼未發已發也然情而謂之性發意而謂之心發者何也蓋性無作為故情之騫地發出者亦無所作為今就情之無所作為處觀之可知其為性發也心有營為故意之緣情計較者亦有

所營爲今就意之有所營爲處觀之可知其爲心發也雖然心統性情而性者心之體也情意皆心之用也情其感物初發者也意其緣情計較者而非心則性無所發矣非情則意無所緣矣故性發爲情非無心耳心發爲意非無情耳心與性自非異體意與情亦非異發也曰心曰性雖有二名心之理謂之性心之動謂之情則心性之發果有二耶曰情曰義雖有分界心之才動謂之情才動而便有商量謂之意則情意之用果有二耶卽此見之心與性發則俱發情與意有則俱有不成只言性發爲情則便不由乎心

也只言心發爲意則便不緣乎情也要不當分彼此先後而論之也是知心性情意有以渾合無間而說者有以各有所主而說者性是心之未發情意俱是心之已發雖言性發而心亦自在其中雖言心發而性亦自在其中此其渾合之謂也性是渾然在內之理而情是隨感見外底物故主情而言當屬乎性心能知覺運用而意是緣情計較底物故主意而說當屬乎心此其各有所主之謂也蓋就渾淪全體上各主其所指而言故有此命名之殊而其實心性情非二物而無彼此也心情意非二歧而無先後也而終

非二體二用者故退溪先生有言曰心是合理氣統性情底物事故非但意為心之發也情之發亦心之所為也理無形影而盛貯該載於心者性也性無形影而因心而敷施發用者情也因情之發而經營計度主張要如此要如彼者意也只以情是自然發出故謂以性發意是計較主張故謂以心發各就其重處言之也今當以此據以為定論矣有曰誠意正心而無曰誠情正性者亦就其重處言之性不知檢其心情不能運其意則何處着工乎惟心有所作為意有善惡之幾故用工重處要在於此重字頗有義趣

不可泛看矣未知如何如有未合於高見者幸乞下示

與金誠仲

今番遂菴獻議人多以為有當言而不言者指其不現出儀禮嫡庶異服之文也儀禮正體傳重嫡子服斬則為其婦大功以衆庶承統子服朞則為其婦小功而議中未克明著此制故爾以為有不當言而言者指其援引開元禮魏徵陞朞之說也 邦禮過隆固由徵說而致誤則議中不必又為照列提及故爾瑞膺聞以此奉質而時未承答矣蓋終不如吾師門

收議之只主古禮小功為言而無他端以故朴兄尚甫以為今番惟厚齋深得尤翁已亥宗旨而不勝歆服云矣

與金士重

有一語可奉質者嘗思先儒有天包地外之說若然則地居天內矣地之四隅與天脗合海水環於地上地之為形中高而四邊低高者為山野國土人物居焉低者水繞之而為海海雖深其底又必地也非地則何所載而不泄也又思先儒以潮汐為天地之喘息若然則潮汐當北海無之而只南海有之其餘氣

連亘於東西二海邊頭之接南海處也近取諸人身其理亦有可推以明之者人身腹有呼吸而背無呼吸地之南北猶人之腹背也地之北海無潮汐者猶人之背部無呼吸也未知如何適與人論此有小未合故欲聞兄之高見焉

又

頃聞而敏言先生嘗與儉齋欲編尊周錄有凡例目錄起草冊子而未及完就成帙故兄將與敏輩留意收輯以為填補卒業之計而亦令弟苟有所聞見思議者則為之條列相質云此誠不容不有之書也須

着力蒐羅無或中廢凡例目錄略賜示及如何如弟
孤陋者聞見未博安有思議之可告者而若令誦其
平日所以景慕於先正前賢之行蹟則不無一二覩
記故略此左錄奉報自兄該博而視之必如魏徵之
昭陵矣

又

乍聞世間行言盛稱前月貴疏謂其痛辨 君誣嚴
討國賊義理明白文章雄健可與丈巖鄭相丹巖閔
相乙巳丙午間袖劄大疏相為表裏一時推仰如此
兄將何以自修而善其後也 上既示厭薄之旨而

不納其言則際遇齟齬矣踪地嶮岨矣今兄第一義
惟有恬退自靖四字前日所膺州符郡紱姑宜勿為
出脚設令不来自至何可輕動耶廬江為親而屈在
平時則可學而在情勢廉隅不安難冒之時則不可
論矣近來如展甫君範諸令以辭內居外為名而典
邑按藩不少留難者尋常未曉其故矣恬退固好不
可辦此而止須有事在昔文谷老峯擯處田野玄翁
各勸其讀書文谷讀論語老峯讀聖學輯要玄翁每
語儉齋以雖從科目出身端宜致精着力於經傳義
理而以文學自樹立思為高峯秋浦愚伏守夢者類

母作流俗宰相今我先生所期望於兄亦必如此矣且兄亦必記有與弟對諭雅所尚友在陳了翁劉元城之說矣兄豈不知所自勉懋者乎

又

秋序已盡冬候遽屆伏惟感時哀慕孝思去益罔極不審履慈霜冰氣力何以支勝否耿耿憂戀無任下誠弟於先師受知之深被教之厚為如何哉而不得築室侍墓卒哭後哭辭几筵而來哀隕之餘尤覺惶懼無地矣麻制來月當更進哭除而心喪之限以三年為定終覺暮九月之為苟簡未安故也未知二三

子所行並果如何否日前惠疏從廟洞傳示承讀令人感涕哀雖心事痛疚朝夕饋奠之暇奉覽遺集及劄錄如有編次失序及文字層疊可行刪抄者為之揀選梳洗以成刊本且復專心致慕於先師道學德業言行事蹟而參以平日聞見記述年譜構撰行狀以為闡明詔後之地然後方是繼述之孝若徑情直行哀毀至於滅性則莫重緒業將誰使之發揮也耶更乞謝絕百為以此為日用工夫而如有欲徵愚見之端或辱速或書及則弟何敢不盡其所見耶若令弟代哀為此則不但當不得此重任許多手澤所存

之重大文獻冊子此時離出几遙之側持來遠地深為不安哀有君五殷叟晦之明仲輩凡於考準傳寫之役可以從傍奉助第則無此何能獨運也凡先賢文集抄選之法當以講論經義禮疑文字為主而又必着其初晚之分詳略之別去其重複取其緊切者而其次關係國朝故實泯沒可惜者不容遺漏至於詩疏序記雜著亦當刊落間漫不切者矣奉覽之際持此意以裁察區處而寫出中本一件然後如第者方可持來商確矣書牘答問中雖有經禮講論若已經辨解於劄錄者又歸重於劄錄而姑舍書牘答

問為宜如何沙川乃先生平生講道著書之地而生卒亦在此鄉今為先生身後妥脩之計則莫先於此故曾與韓李尹洪諸友有所語矣姑未聞上京陳請之舉而禮山科儒粹發為先生院享之論欲封疏叫閣云此係儒林公議非子孫門生所可參涉而日前辛君大受果來見求得疏草故俾從士根要得於姜友公溥或尹友暹矣未知其卽製副否也連山高山平山章甫亦有此議云而第見都不欲其先沙川而出也

又

兄之此行遠離萱帷杳隔松楸情理悵悶誠不勝區區奉慮而第論其樹立則不畏強禦風裁峻整逆折奸萌功烈彰著使元惡凶魁喪膽落魄而走不敢爲復入脩門計云其有益於國脉世道甚重且大不知漢之雲唐之城果何如耳令人不欲效嗟勞之語也况聞行裝只載洛闕全書此實義理府庫苟能熟覽精究大家得力則他日成就詎又可量耶千萬勉旃須有動忍增益之效以爲士林之光千萬幸甚

又

前借東史看盡完呈雖似草略間有議論公正事實

要約者而未知其出於何人之手爲可恨耳第於賤慮有一二可告語者 端宗癸酉乙亥間金宗瑞皇甫仁趙克寬許詡李穰諸公之死皆爲 舊君立節者而聞尚未有復官褒忠之舉如六臣之爲此屬闕典 中宗己卯金淨金湜朴薰朴世熹尹子任奇鄭應李籽崔山斗蔡世英之禍雖視靜菴被罪有淺深其高風特操不負 列聖培養之化則同而無異本朝文學人物莫如此時之盛而爲宵小所網打未展其圖做至治之志業其在雪冤伸枉之道合有贈職易名之舉以樹風聲於後世而沆不聞其施行亦

屬欠事 宣祖壬辰申恪有克敵奇功而被誣於元帥以死 仁祖丁丑姜晉昕有力戰殊績而誤爲臺地所搆劾以死誠爲奇冤念兄頻八出納之職一番陳白俾得復官贈職以爲聳動瞻聆之地如何丁丑之亂金瑄以成川府使討賊立慳而獨未旋閭亦殊愍傷貴宗有大臣達官亦或勸而爲之詎不好也如何如何

與李元亮亮臣

積雨釀暑不審辰下侍奠氣力何如憂戀懸仰無任下誠仍惟哀兄酷罹巨創之中又抱不得侍終之恨

卽其心事之痛毒情理之哀隕有非他人在疚者比則毀瘠難保之形可以默想之矣仰慮尤切切然而徑情直行以至於不勝喪則先生後事將何寄而遺書將何托耶更乞俯而就之勉思支保之道千萬泣禱泣禱嘗伏聞王先生於王先生三年內從棘藥中編次遺集構成狀譜故闕服後卽受碑誌於尤翁文老而刊集亦不憊滯人至于今稱服其誠孝之勤篤能事之神速以爲不可及矣茲豈非哀兄今日所當繼述之家法耶如弟者以平日愛遇之恩誼固當與朴兄尚甫氏得與於考校抄刪之役而未肯使

參涉否抑先生著述文字第之未得見者蓋少矣蒙以全帙借示則一番讀了略效區區愚見於去就商確之節然後哀兄終爲折衷修整亦無不可若不以爲猥越而領諾則謹當專人奉持而來矣思量回教如何先生平日於玄翁尊仰之誠致隆之義實不下於爲尤翁哀兄亦必詳悉矣文集及狀譜亦當竊取此義而處之更乞諒會朴兄及李友子三昆季亦應知此義而同此見也第雖揭巾一慟於几筵之下且旣操文薦誠而但恨其在窳窳之後矣前頭準擬一詣墓門哀哭而歸若值哀兄省掃之時則可以奉叙

多少於山廬若示早晚行期則欲經營而成之爾

答李元亮

猥荷俯托以先先生書院奉安祭文以弟依仰先生沒齒景服之誠如其有文則豈不樂爲之役而顧此空疎顛蒙素乏著述之才末由構思以形容其德義不得惟命愧悚何極欲借手於兄第間而亦欠誠實故未克爲之下諒勿相強迫更求於南吉哉或吳伯玉如何如何弟之實不堪冒當而非出飾讓之狀兄豈不俯悉也耶但弟因此事會有所思量者不容不告更加商念爲仰恭惟先先生承王先生後父子相

直齋集 卷五
繼爲善講道著書於一山之中爲四方所瞻仰遺風
餘韻可以百世不湮其事恰如有宋之西山九峯我
東之聽松牛溪若沙溪慎齋矣豈不盛哉然則爲先
生妥侑之舉宜莫先於靈芝洞洞中有王先生靜觀
齋又有先生志事齋矣於此立得祠屋奉安位板永
爲尊奉之所豈不較於人心哉王先生已嘗入於石
室書院若此洞立祠則當奉其位板以移安于茲以
奉先生新位同廟共享矣石室與芝洞俱是維揚之
地論其主客輕重則芝洞爲主而重石室爲客而輕
名實豈不較然乎望以此意曉諭鄉中人士如何且

如清風仁川首陽定州亦以遊宦繼迹及遺愛所在
及考終之地合有先生之祠而要莫如兩世一山永
矢不告之處之爲尤重且大也必先辦得芝洞然後
徐議他所如何

與尹景平 心衡

向來高庄卜夜叙懷於林壑澗谷之中宛若以日讀
書東山溪堂時光景此心欣釋久而不自己矣別後
秋思益搖落伏惟靜養得力起居增勝否今日大小
人物靡不名利場中頭出頭沒而獨兄乃抽身於周
行勇退於急流其義有足以聳當世耳目而爲後人

所瞻仰矣莫助之愛何以形言然士所當為豈可止此更冀沉潛經傳研究理義以為異日出來德業崇廣之地幸甚幸甚今雖大往小來世界如許而苟有清時則致澤之責不歸於兄而何歸也兄宜不容自足於今日之風聲而已抑翁請做清江瑣語谿谷漫筆輩要兄有所論著者在兄所當自任而不當推讓為也以兄心量識趣其於平日見聞自己經歷之世變時事盍亦辨別其是非論斷其曲直使晚出後生有所據依以為定論耶士重天奪之速不得大用於世誠足痛惜兄與渠自是生同志死同傳之交契而

深知其抱負矣於其亾也豈忍無一言之誅以為不朽之重耶其家固無隨俗乞挽之事而念兄情義不容昧然故不憚為之勤勸耳

答尹景平

去歲揚山貢臨感兄愛人之德下士之義疾病冗擾汔不能以數字仰致謝意則恒不勝夫悚歎矣至於峽裏此行非意所及特地窘迫又無緣攀叙別懷而來此心悵缺何可勝言抑此行在弟有同失性舉措他人不足愧所可愧者只兄一人而已恭俟北山移文之至矣間思一書奉候而羞澁未及為之便中忽

直齋集 卷五
得兄書就審近來暑雨兄閒中素履神相冲勝區區
仰慰有難名喻弟空踈拙劣不解事務只合窮餓田
里何可冒當分憂之寄耶債賸速戾非朝卽夕只俟
狼狽之日爾見教興學養民務本抑末之政恐無地
說着可發一笑若或邂逅因循得至秋間而兄有寒
溪雪岳五臺八景之遊則豈不匹馬相就於中半抵
掌談勝而正恐難準擬也公弟狀稿奉托已久方將
申懇公弟盛有抱負而太乏年位所可藉手粗塞後
死之責者只在此一事承已屬藁不日完篇哀感何
極兄實不負公弟平日傾嚮之情矣惟恐淨本成就

之或緩也從速了惠俾卽寓目千萬之幸石清二升
依呈而浚慚古人民間蜂笮之語亮之不宣

與李君範箕鎮

南漢拜叙得於數十年曠阻之餘相視髮白面皴矣
依幸之外又有無限感懷別來踰時欲奉一書更候
起居而所處既僻遠又無以憑便含意耿耿方切悵
慕忽地樞皂來傳台教兼致先正澤堂集一帙仰慰
且感不省攸謝况伏審新涼台體震良神相康勝澤
堂集謹受敬閱板巨字大體貌崇重從前人家文集
板子未有若此本之完美者有以仰見台監孝思於

直齋書目 卷五
為先大事致誠用力迥超常倫有如許矣令人歎聳
何極但恨睡村集不並寄惠也睡村大爺與我王考
情敦道合相與秉勻共貞於 肅廟盛際後世瞻仰
必如漢之丙魏宋之范韓矣然則王考之家豈宜無
睡村集哉台監當初鈔梓時不為念及至曝追提為
請而亦未推移覓副則庸非遺憾耶亾兄若在此集
豈難致若是乎顧曝鳩拙未有以辦得家藏只從人
借讀及還每懷缺然徒切傷歎而已

與吳伯玉

瑗

向注非不勤而疾病廢誓永謝大小人事雖一家至

親世分篤厚之家足跡無所及加以元無使令末由
以書尺相致意只有心中耿耿而於執事尤切以執
事雅標高文自使人起敬故也忽被惠狀恭審邇來
侍外仕候有相如得接誨充然荷慰之至因知大哥
將三加想浚嘉悅之情矣示浚衣諸具下索不異而
顧此貧不能具無以仰副良可愧悚幘頭襪衫曾見
閔士衛家有之試問之如何第我國之儒巾團領卽
中國之幘頭襪衫故昔聞外王考玄石先生在鄉家
冠子孫也不得襪幘則以儒巾團領代用仍著其說
於三禮儀中士大夫家徃徃有行之者此足考據矣

直隸集卷五
未知如何怨菴叔父遺集荷此證示闕誤浚感致意
之勤今茲印役與灾木異以活字搨出雖在今亦可
容變通矣

與趙仲禮明履

姪於幼時伏聞先祖考家庭之教極稱尊曾王考麻
田府君躬行之正家法之肅以爲當時士大夫家殆
未有髣髴近之者矣可以想見其德義之盛矣姪亦
府君外裔故常欲獲覽其後事文字有以詳認其言
行細大以抒追慕之誠矣偶聞學官晚期與李叔載
大所爲府君遺事在高案借讀之願不翅如渴於飲

茲以仰請伏乞勿外下示如何先祖考以日往拜府
君則府君每日晨起盥櫛正衣冠然後始進子孫而
受謁子孫具上服八拜立侍戶外命坐然後坐命入
然後入有服勤之役則執事惟恪然後還出有酒食
之會則子孫戶外受床賓客戶內受床而先祖考以
外甥同賓客使於房中受床心甚不安諸子孫於府
君之前不得相顧私語喧嘩失儀肅敬嚴畏恰似治
朝規模勸學施教有程課考勤慢而勉責切至於是
九峯一峯拙修齋諸公遵奉訓誨砥礪名行各自立
揚爲世聞人巨儒他族罕及焉舉此可知其餘矣此

宜備述家牒亟求作家文字詳記其家行官政昭垂
來後爲警世範俗之圖矣執事曾已留意有成否耶

答金而敏 若魯

祖喪中遭父喪者適孫代服因朝奠或朔奠行之者
有退溪先生之論成服翌日即可受服者有允菴先
生之論當待葬時受服者有張旅軒之論而玄石先
生似以退溪爲是今要在擇於斯數者而行之兄復
考其本書於各其原集如何鄉儒所問兄之所答頗
得禮意同春先生嘗以爲凡爲人後者雖於所後大
祥臨時禮斜公事來到則當爲追服三年云而玄石

先生亦浚然之春翁說試考其別集如何如何

與任孺子 安世

寂寥山窓專狀忽墜匝幅情話不下面譚傾倒欣暢
何可形容信後春生不審侍學近况元吉否憧憧瞻
注心神爲勞以左右清明之姿淹博之識若爲實地
工夫則文學之精透操履之專篤何患不浚造自得
乎而每惜其被了門戶之計科舉之累未果一意從
事於求道矣今承屏去鈔槧諷讀洛閩文字以爲浸
灌義理培植根基之地區區聞此不覺喜而不寐朱
子嘗謂問學專以講讀純熟持守安固爲務兩事皆

以篤實悠久見功二三則間斷而敗矣旨哉言乎左右幸於此言浚體而得力俾如區區蒙陋者異日刮目則歎歎當如何耶送來先賢格言固非正倫理篤恩義之至訓惟我外祖老先生喫緊爲人之德誠切敬服况其抄寫互出於我先妣暨太碩人姊氏之手失恃餘生今得奉閱不勝愴隕復觀卷端先妣有小題語勗姊氏與不肖兄弟以相與親愛母至踈泛之說而辭簡意重曲當情義感滄讀過豈堪摧咽之至乃今始覺區區偏荷姊氏之眷恤蓋以有此先妣之遺教也區區雖甚頑蠢何敢事姊氏不篤與左右不

厚哉第區區因此竊有所請者叔舅府君性質純明行誼修飭浚爲老先生知己之子觀於老先生至喪次告文可得其一二矣左右以府君宅相之人有淵明淳潔之文或狀或表合爲一文字以爲不朽之圖亟留意構成千萬旣成之後如區區亦不可以不卽得見也

與李一如壽海

頃者所遭殊甚不幸未知兄何以自修可使人言歸於虛誣耶兄以大賢之後富有文學且有數三件風裁樹立於衛道正論及討逆大議負重望於士林宜

為一邊人所仇嫉而亦豈料其情外之辱一至此極耶第念君子居世存心檢身必以義理為據之外當慎所與交際未知兄之所與者為誰今日士大夫有三件規模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一以獻替直道為主而置死生禍福於度外者丹巖閔爺及李台君範金令士重李令元亮韓友大叔是已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一以潔己自靖為務而不以榮名利祿掛念者三山李台及金令太白黃令子直尹友景平是已下此則逢迎承順持祿保位一以尺資半級為急而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蓋不足道耳所謂扶護吾兄者其

人果八何許標榜耶若非上二件規模中人則不須與為親昵交際而况如範台乃吾兄宗中賢大夫正好磨礪凡事以求相長之益矣如何如何

答李厚而敏坤

旅店湫陋中猥蒙軒蓋屈枉感惶實浚民力疾寸進僅得還巢而 召命忽又辱降憂恐震戰覓死不得既未承膺則以言替行古人有行之者城主之教雖然第記黎丈每以身未出而言先出為儒家大禁忌恒引玄翁不出之前未嘗一言及他為當效法觀其所自為者亦不外此近聞遂菴嘗有此意尤翁以未

行之女先言夫家之事相况而挽止云此亦可為前
例如今辭本勢復只陳空踈虛妄分不敢當之實狀
而已矣黎湖集中綿谷墓表師生分黨四字必以世
道潰裂改補為是奉恩寺虛靜時苟得持黎集出臨
使之聞之則當以一掉溯江往會但是太好事能無
障戲否

與金仲容默

傾溯方勤辱書此際欣慰不勝言叔母禪事既是賓
翁葬前將無可論從妹諸房復吉一節雖是外成婦
人既有心制在身人子為親之服不可無端從吉竊

附禮宜從厚之義據沙溪所論以禪月盡日設位哭
除恐為得當慎齋之說未知其果然否也兄之泮中
言議明辨是非大有風采士氣直截顧不當若是乎
令人歎尚無已異日出身立朝不失此箇樹立則
又何幸焉向承兄有讀孟記疑小註先儒氏說多有
證誤新解云何不一示此漢以洗其茅塞耶煩幸惠
借俾得寓目如何謹當秘看即還也舍伯病情有加
無減燭灼難狀病則雖重精神心力姑不廢接應酬
酢大府台丈臨問豈有妨於調攝之慮耶以此仰告
兄來亦然但病室久坐則或不無難便之端亮之

與金伯剛

讀書而講究探索固是為學要務若急迫求之易致艱澁幸多讀潛玩優裕厭飫以聽其自得俾無困難生厭進銳退速之患如何如何迷兒挾策而進將受學於大府而師嚴友親明者亦力與指誨俾解其蒙蔽如何

又

示意謹悉此事固嘗有所思量而未及奉報今因來詢略茲奉覆朱子答會無疑書曰當時自是成服太晚然在今練祥之禮却當計成服至今月日實數為

節語類又曰親喪兄弟先滿者先除後滿者後除凡在外奔喪追後成服者本忌日具由告辭而不得變服練祥必於成服回周之暮而退行者玄石先生與先師之教不啻勤摯而其原只據此朱子兩說矣本忌日曉起設行一奠小祭告曰今日當行小祥而孤子某成服在後勢將退行敢告至成服回周日直用常事之祝以行小祥而變服惟王大夫與季哀成服在京差早又當以其成服日之回周哭而變服於几筵上食之時以符先滿先除之說恐為合宜未知如何

又

生於年前嘗遊圻海嶺湖間尋先賢遺基且聞士友所言凡先賢平生居處講道之地有畫像則奉安瞻仰無則尊閣其平日手澤書籍惟謹而無敢褻處若治隱之砥柱晦齋之玉山退溪之陶山栗谷之石潭牛溪之坡山河西之邠山沙溪之高井清陰之石室允菴之華陽玄翁之廣灘莫不皆然我先師之沙川獨何為不然也川上外舍寔先師考槃於此易簣於此者也既有遺真則虔揭瞻望焚香展拜用寓子孫羹墻之慕兼伸後學尊仰之誠不容少緩矣幸賢者

斯速致意謀所以董成影堂規制如何當此 朝家設禁祠院之日既無以為妥侑崇報之舉而惟茲墻內家間已力可辦之事亦不克為之則豈不深可慨傷耶此不必多入物力只以新紙改糊窓壁上下四面且得木板造成櫺櫨則可以奉安其式可做壯洞仙源文谷影堂之制而為之矣奉安之日當設祭告由自後祭享一節不必講行廣灘近例已然而先師會不以為病矣焚香人負門人或後學在近地者使之以朔望來行守僕以奴星中謹慎稍解人事者定之為宜既有此舉則四方多士必有聞風來謁之人

真者集卷五
主家須知瞻拜錄一件冊子及筆硯不容不置矣手
澤書籍同藏于此亦儘允叶矣

又

辭免文字尚未構思而第若既入文字則昨年喉司
不納李顯臣疏之非不可不略為指斥未知高見如
何先師負一世山斗之望受三朝賓師之遇實如
牛溪寒岡沙溪慎齋諸先正則身後俎豆之奉士林
崇報之請何得不有而又非私建若疊設以犯邦
禁者則在同朝尊賢之道只宜捧入惟謹以聽君
父處分而何故肆然退却沮遏壅蔽耶生若無一言

則大小朝何由以知有此儒林公議耶此所以為
斷不可已者而第與辨誣異辭意不宜張皇故務從
節約矣

與李仲訥敏輔

頃枉迨感間阻不審學履更如何也王先生文集獲
蒙借示得以一番讀覽愴幸之懷何可勝言書札語
錄雜著中似有合行揀抄者故義有不可自外略付
簽議於題目之間惟在左右更商裁處而區區不任
僭妄之懼也左右頃以操心之要為學之方見叩而
顧此本非知學者故未能臆對矣此不必他求考諸

先集而可得之矣先生答學者問曰心是活物最難
湊泊維持之道莫如讀書苟於書冊工夫日有程課
則已放之心反復八來不待費力收拾而自能存在
矣又曰必於居敬集義致知力行齊頭並進無有偏
廢存心則勿忘勿助窮理則不得不措以期專一純
熟通透爛漫則卒有所成就矣斯言精切儘是真正
不易之訓左右試以此法為日用工夫喫緊從事如
家常茶飯而無有間斷則豈不自有無限好消息而
卒見明效大驗耶

與申死忝景祖

先人排祿洞長句錄呈此古詩也長篇多韻人或以
次步為難若以近體出韻如德殷宋氏雙清堂題咏
原韻之為仍以其韻遍求續和於內外雲仍之知名
當世者可得數十篇矣然後即洞中構得一間屋子
先人長句及後出諸作刻板揭楣則當為聳動遠近
瞻聆之舉矣惟我宗簿令先祖清風勁節既卓絕如
是且其懸車之地至今認得而任其蕪沒不為表章
則豈不傷痛也耶有屋然後合以紙榜歲行一祭以
義起之未為不可故鄙曾發論若此而他餘宗人却
以屋之久存不如碑之致遠立碑之論方多且勝矣

直齋集 卷五
未知其得失可否之果如何第欲聞高見所在並幸
稟議于令堂叔伯三丈諸座而論量回教如何但此
不可各人將各見移書評確宜有一番宗會通同消
詳指一斷定爲合慎重之道死忝方爲有司矣何不
發通期會而財處之哉文字聞俞相以外裔之故碑
記間欲當之云此則誠幸

與朴士粹 師純

君有向學之志生之爲之欣幸奚啻喜而不寐祖父
主編著書冊盡在君家無種不有從事其間沒齒鑽
研則不患不爲明經識理之君子儒矣惟君夙興夜

寐專精用力孳孳矻矻無怠無荒以爲見功之地千
萬至望諸書之中四書讀記二書要解祖父主以自
已知見文思論斷補綴者多矣與抄集古書者有異
尤可貴重幸備紙束作爲新冊諷讀之暇加謄數本
如何舊本磨破不堪着手故也此外聖賢遺模乃會
同經傳之書六禮疑輯乃備載古今典禮之書東儒
師友錄乃續伊洛淵源錄理學通編之書並有功於
聖門有德於後學不可無於天壤之間之文獻巨帙
也苟與同志諸士友聚校分謄得以廣布則誠爲斯
文大事業而生老病垂死且乏事力末由遂志撫躬

直者集卷五
悲痛而已君則尚少卒有以致力辦此則其幸千萬矣

與朴仁之 師近

先集纔從李厚而所奉持而來一遍披看不勝愴懷生於先庭情誼俱至不容自外故凡於淺見所欲發論者不忍放過妄有標識夫修正文集之道當以精切簡要粹然無疵使人不得生是非為務此不過四五處商裁而餘可以類而推之已與厚而語之從當聞之矣淺見且以為文集姑從安徐先刊讀書隨錄一帙以行于世恐為得體先庭有此我東先賢前所

未有之大工夫而平生精力盡在其中可以百代垂示嘉惠無窮儒家事業莫此為尚其重且大豈文集之所可比並者哉先庭平生經學為主而無擔當世道主張名論之事從少至老惟以釋經闡理為不揆之樂造詣精密成就高遠何可不以此為主而先之乎淺見如此諒採是仰然而知其如是而謂之如是者自我之外未必更有他人正恐被俗間浮議之歧貳而不能信用耳若然則深可歎惜也

與金稚五 相定

寄示桃榭問答儘有見到處亦有說到處不意吾姪

識慮之精透俊爽乃爾令人感歎胡無百年之運而近聞彼中形勢亦似衰蹇若彼捲而東歸內據舊穴外跨遼瀋嚇喝我 國有侵逼之患則其憂誠不可言曾見尤玄二先生及我先師封事已為此慮屢陳自強之策與閉關絕約之義以選將鍊兵修城峙糧設鎮斥候等事為急先講行之務具有規模節目果能此道預自有備待其卒疲食盡奮擊而逐之則蔑不濟矣此在得人做事之如何有難以空言倉卒論量者只切隱憂無窮而已

與朴玄源

令伯氏都事君之喪宗事又絕哀悞痛迫夫復何言然壯洞家舍不可動搖蓋以祖考主祠堂之奉安於栗谷先生舊廟已過二三十年只得安於已安之所不可遷移也又况何處討得如許靜潔屋宇乎如是定居勿復妄生斥賣之計奉伯氏几筵斯速八來守護祠堂檢飭家務為宜伯氏雖亡有左右在而左右之子當為其子其未成長而立後之前左右不可暫離宗家矣至於伯氏題主左右既以其弟當為主張則以顯兄題主而勿書旁題自祖考主神位至先公神位姑勿改題只改旁題以左右名稱攝祀曾玄孫

直者身 卷五
子某奉祀而左右攝行享事幾年以俟伯氏所後子
之成長而以其稱屬並改原題旁題旁題始加孝字
而奉祀矣此外無他道矣凡喪有無後無主而一
無男主然後方議女主者乃祖考主平生所主之定
論也所謂男主父子祖孫之外並包兄弟叔姪而言
今日左右存焉自是當主兄喪之男主雖有令嫂不
可據為顯辟之題以犯先戒禮律矣觀於祖考主禮
說答鄭士仰問三條則左右主喪昭然無疑其須考
檢詳察如是講行為望專此

與具命遠

近聞左右時聚雜客為博奕之戲設無時之饌謔浪
笑傲漫度時日云為之憂慮如何勝言左右以喬木
世家之裔身有才氣若勤苦學業砥礪名行則立揚
之顯何患不致而是有命焉縱不能決科立朝讀
書飭躬節用幹家虔奉先祀孝弟為政使人知其為
蔚有儒行無忝先德之人則在我可勉而為之者何
憚而不修耶幸亟謝送間人閉戶看書切親吊問外
斷出入走作讀則自初卷至末編沒帙乃已做則逐
日課作未滿百首不止恁地用二三年工夫則識見
必長進著述必精工而自無餘念及於閒事而功名

亦宜隨至矣生竊爲左右深企至望左右嘗從生問字情誼自別生實愛好期待有踰常倫心中所蘊未可抑而不發故略此布告人誰無過改之爲貴惟左右覽生此書反躬自檢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從今以去爲勤讀勤做日新工夫底人則德門之福也幸有以諒之

與金尚洲

汝能修書問余慰喜何極汝是大賢之後自待不可薄今雖冲年未免有童習日月如流幾何年長而成人耶然而王文與尊人當汝之年已以文識器量有

聞於先輩長老而知名士林間矣汝姑文理未達著述未暢未可謂之克肖矣不知懼而思所以奮發勉勵耶汝之家內經史子集無書不具又有先師成書百十卷在焉他人尚欲借求者讀汝以子孫身爲主人頭上古書及先集任其閒置而不能從事其間則豈不大可寒心而慨惋哉須惕念從事如讀四書則必將先師劄記叅攷會通潛玩力究以爲增長知見有益身心之地千萬至望前頭雖以門戶計爲科工要當審主客之別不舍經傳實工爲是推尋義理而講服然後方可做人而免夫恥辱矣此不但余之

望如此先師所望於後昆者爲然故茲及之耳余則老境汝則方長之時而不得數數見面有此遠離心甚作惡舉筆不免語多然亦何能盡所欲言愛而不見臨紙增悵只希力學有進使異日括目則大幸大幸

與金斗應

書來承年長有室慈堂不見之示生於汝年嘗抱此悲不覺戚戚感懷記曾汝慈汝之幼時持汝口授二典大文喜其善上口謂將來可望汝今遍讀經書著述亦有可觀而汝慈不待未及見此重可於悒前後

問字於生者若而人爾若其向我有情愛我不忘者惟於汝而得之顧此老醜病劣之一庸夫何以受此於少年英材也耶汝旣厚於生也如許故生有寄托於汝之語矣孫兒與汝齒比情篤汝宜前頭提挈磨礱俾有觀善思齊之益爲幸生老矣其言難又銘念不忘則善夫

答春川道浦院儒

來通辭意謹悉貴院旣是壯節公妥侑之所而公之丘墓同在境內則事體情理宜與他處祠宇自別凡於守護之道不可以彼此而異視也丘墓香火固重

通雅集 卷五
而書院血食亦大烏得舉一而廢一耶今以來通考之財力不逮享儀將撤此誠驚心駭聽不可使聞於他人者也本院曾所畫得退洞火田官門文記昭然具存而墓下諸宗人不諒共濟之義尚不移送者殊極慨然墓下則既有方洞明月洞兩處火田春秋香火可以供具矣惟此退洞一區則依官長指揮移屬書院以爲備行享事之地儘爲便當故在京子孫會議同然以此辭意列名回報幸示此文於墓下諸宗人推尋退洞一區俾血食大事無至有苟艱窘束之恥千萬幸甚若我王考綱菴先生追配之論浚仰貴

州士林公共之誠不勝感歎之私而此非子孫所可參涉而可否者惟在本院掌議詢于京鄉有司稟于院長而上章陳請矣王考行蹟粹難錄呈徐圖收輯奉副而若欲知其蹤跡之臨到與否則誠有可言王考以庚申甲子再謁公墓有感懷詩篇亦嘗按節本道則其爲杖屨所及以視象村先生居謫亦靡所遜矣如何如何

與揚州石室院儒

農巖先生遺基雖在他處固當表章守護使人知先生講道著書之地百世不忘可也况在石室之傍而

先生八石室書院則在石室書院有司之道豈可任
其他人八處而不思禁止耶時八常漢斯速遷出範
圍四面繚以墻垣中立一間精屋書揭三山閣舊扁
額及先生平日題品之詩文以爲永寓瞻慕之地極
宜垣屋之役計當略入財力而此則當從院中責出
先生門下士尚多在世而顯仕者豈無聞風思助者
耶左右方爲有司此左右責也區區嘗深慨然於斯
故恒與本家後人語以此意而頃到院時亦話到此
矣左右聞之有意擔當甚盛甚盛幸終始勉之

與白川文會院儒

貴院扁額旣是 御筆而懸板刻碑則板宜有紗籠
碑宜有加簷以防風雨磨洗之患用致衛護之義似
合於事體幸乞謀于多士告于地主而亟圖之如何
恐不容已矣三先生遺書合在此院故以家藏一件
呈去復置東齋朔望通讀使諸生成得聞知爲是

答金季聞

以下南謫時拾遺

賤臣之疏非出位論事也乃誦師說爲淵源辨白其
志事可幸無罪亦有前例休菴之爲靜翁辨誣延平
之爲栗翁遂菴之爲尤翁先師與翠巖姜丈之爲玄
翁及頃年遂菴門人疏已有行之者今何爲獨不然

乎 上教嚴重始慮所未敢仰揣者而至於相臣率
卿宰請罪則大是意想之外謂之何哉七十老病垂
死殘喘起於枕席衝冒冰雪登千里嶺海嚴程以常
理言其豈有活理自分出門顛踣或死於道路竟得
到配者似是 君命如天命使之止泊海涯故不知
不覺地乃遂到得也身未出而言先出乃儒家大禁
平日力持此戒今事關係淵源斯文不得噤默已有
遂菴厚齋前事故猥效之矣此後所自靖惟在於杜
門不出不見人面不談世事不與人有干囑不輕受
人餽問而已兄之贖行諸件持來作初頭聊賴誠非

少惠何謝何謝

答金伯剛

山門枉別依黯不可忘此又百里專伻資送禦寒諸
具知荷盛念記昔先師末年見鄭宅河跳跟朴景賚
註誤浚加悶歎曰士直已亾吾哀且死此後師門後
事誰可任其責者尚甫明允在其能繼有得力之望
耶諄諄不止先師易箒後尚兄又未久棄世區區乃
爲後死獨抱大憂患罔知攸濟然不敢自昧自沮嘗
叫起畿湖章甫續上大論之疏卒至得請今又再入
文字辨破宵小假托借重之誣雖以此獲罪浚重其

於師旨不可謂不仰體而追効矣公諒之否今番公有家庭淵源於玄翁而不能爲一言明其心事議論然事會巧值不幸於生親嫌有礙故似未得爲之矣然爲玄翁後事豈但此也文集重刊及所編諸書梓行等事相時隨力致意則幸矣浚念無忽惟是之仰

與車城本官

竊聽自昨衙坐及門開閉並停鼓吹叩之於人其說殊異令人不勝駭悚官府自有官府體貌官門設鼓吹所以發號施令曉民警衆之舉也不容弛廢審矣若上官尊客八邑則致敬之道然爾云矣豈可爲逐

臣遷客而或可闕此哉逐臣遷客乃罪累之人夫罪累之人見地主由我而闕此則其心得安乎否乎在官府旣無可合相敬之義在賤分亦是從容無事爲得所就如王府公文許本邑保授安接官府若恁地則累人將不安於所而移向外村矣如是則豈爲安接之事乎更須依前無變勿失官府體貌千萬至仰方對縣西邑子要其討一間舍以爲出去移往之計若聞官府依前無變則便可止之下諒回示切企治下昔有金進士邦翰一生有讀易工夫至爲鈇節程傳朱義而新編集解冊子呈疏進御承批之蹟云

聞來令人歎尚煩為之下索其本家得一寓目否欲
考其學之淺深矣未知何如

直菴集卷之五

直菴集卷之六

書

上親庭

伏問夜來氣候復若何伏慮之至子有區區迷見敢
此陳情今考外王考緬禮儀凡改葬家若三月內上
墓則當哭臨云子欲講行此禮於母親塋下限眼前
為之下諒俯許俾伸罔極情事幸甚子既冲年失恃
不能執禮而今又不得為此則烏乎展誠耶鑑燭允
諾千萬伏望如是則今番還官時落留塋下服盡後
可以往侍矣

上親庭

長姊祠版遷奉依初定日爲之似無進退子欲入去陪行雖有他兄弟護往者子之情理子當自致故也至於甥女兩兒子家姑率養未爲不可以此意送言沈家而姑留之如何子於母親棄背之後專被姊撫育之恩靡所報疇不此之爲則心甚痛缺而然矣

上叔父

伏聞除書又降野老村翁忘形爭席之中想爲敗意之一擾有難獻賀還切貢慮辭本何間治上耶亭舍重初想已開基子姪無從行者獨泣看董可以仰想

其疲惱不細矣厚自慎護伏望會聞板尾勝於土尾雨雪不受腐傷而價廉易售云誠如其言則試使八峽圖得如何亭子在長林大木交會處故每爲樹蔭所覆濕而受傷若加板尾則似爲經遠之規而其制雖儉面目似生新可喜矣間者往來東山聞甲奴言三淵金丈月前來坐溪堂爲誦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之句而依檻聽流竟日稱賞云矣

上叔父

伏計行軒逐日深八畢竟當至極北地盡頭乃已誰使先生方爲此行先生雖無幾微色而其人仁矣

直齋集卷六
默坐凝想不勝悵快之至沿途三番下書並得承讀而雄城以後信息尚未更接雲天二嶺何以踰越鬼門何以透過戀苑下情有不可堪金剛以有農翁之記伏知其無作矣七寶則有記以鋪揚之否如此則此山從今當增聲價山靈亦必欣謝矣穩城若接故老詳問萬曆癸未間戰功或有加得新聞之奇績於家乘所載外則略為採錄以歸似好如何如何至今無立祠刻石崇報之舉不但為朝家缺典抑亦其地之欠事也北路自經市南老峯以來儒風頗振文脉不絕云果有可以進而教之尚庶成材者否抑

如李士安說有未必然莫如還其本分否頃日白洲槎川諸叔及洪君道長來竹西齋作梅花會詩成一大軸而語多及先生者僉新悵想矣

上伯氏

去就一節不可少有錯誤一有未盡則不但於自心有歉受當世嗤點貽後日是非不容不慎重雖有大臣 慈白自 上敦迫之舉只得依初以不動心勿出脚為定如何儕友之少情曲無識慮者每以分義歸重多引謬例相勸此不宜聽瑩也癸巳處義人到于今以叔父主及李學士秉常所行稱誦而不衰此

直者集卷六
豈不可為矜式耶

上伯氏

滿山冰雪中茅屋土墀麻衣草坐此是先生平昔所未經歷之境界也儘可愁絕而一榮一辱乘除往復從古而然亦何足置懷也惟當寄心簡策寓意佔畢無負林下日月而已如金仲禮取斯諸公所遭即日押送之禍豈不及羨先生之早自遠跡歛避以免駭機乎善流盡被殺戮否者行遣無餘國步日益孤危不知稅駕何所北風之悲其何可勝言弟亦捱過一月則可以往會做天倫樂事矣季聞樊川之計繼

羨品谷之移亦已勇決無疑阡陌相從將不寂寞殊以欣悅耳

上伯氏

禁直獨賢久至三朔夙夜在公顛倒衣裳此必前所罕有先生曾為翰林下番踰年不得脫出今又長鎖玉堂如許職業之積困偏勞亦自有數而然耶仰慮不任區區時事一味不快辨雪聖誣誅討國賊乃當世大論目下急務而自上靳允無意聽從若是而何以正彝倫存經法以示後世耶誠不勝憂遑之至若不果得伸義理則恐莫如奉身以退矣今日厚

直書集卷之六
翁曠被 禮遇早晚似不可不有一瞻 天顏之行
遠臣必有近臣爲主者然後其於國政世事可有通
議相濟之益矣今日爲厚翁主人者無出先生及慎
叔右者幸乞講究勉 聖學補君德獻可替否繩愆
糾謬等時措之宜以爲臨時聚精會神之地如何如
何然自 上若無與共天職至誠求助之意則似不
久於朝而不日引退矣餘縷書不盡言

上伯氏

以弟矇於史書勸令看史此教儘好故略闕發明綱
目及東國通鑑而卷帙浩穰涉獵忙迫無以領會又

以其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每帶象村厭者之意而披
過之恐未能沒帙而止矣曾承教以始造兵器者必
死於兵火此如孟子所謂善戰者服上刑其理無恠
矣因看史有一二覺其徵驗者不但古之名將多不
令終刑名家亦然如商鞅申不害嚴延年義縱之類
固其最著者而我國朴燁許積亦其流亞矣子光劊
爲碎骨飄風之刑渠亦被其刑自點劊爲先斬四肢
之刑渠亦終受身首異處之刑報復陰禍不啻昭然
李完平金昇平皆以體臣過張氣焰杖責藩臣將臣
之微罪者甚衆其後完平後事不振昇平親子伏法

直隸集 卷六
總功之察被人譏笑誠可慨惜且古今抗節死義之人兩陳相對兵刃交接之際固難免截頭穴背之死而及其被執遇害也或以縊殺或以藥殺只隕其命爲得而必以斬梟逞快誠爲痛恨待忠義立節之人何以如是薄惡殊不可曉也此不但僭偽戎狄爲然中國義主亦有不免是套者可恨可恨立言君子合於此爲論辨文字以警後世矣如何如何

上伯氏

前日下書每以簿牒繁稠人客紛鬧爲悶擾近復如何耶旱灾太甚判成凶荒未知將以何計濟活一方

民命如富鄭公之救青州耶獻慮無窮曾聞韓德昭語以爲安輿一區不但爲湖西之咽喉實乃三南之要衝宜移設水營擇送武將中浚解兵家者以爲必守勿失之計不可以庸駸癡劣之僉使苟然差遣任其緩忽也誠如是者集長取善不必謀出自已早晚一八章疏條陳其利害而力請採施如何此事若成則當於湖西爲大事業而今若發之則安知無繼之者卒有以成之耶第須得人商量厚翁所言朴楚王謹慎有智慮可與謀事以士重之器識每遇事諮詢聽用則不償無錯云此顧不可收用耶幸以一傳令

羅致幕下先遣審其形便仍與反復確議則似好矣
禍家子孫金上舍信謙元行叔姪及遷客李中丞倚
天朴納言致遠並飢餓不能出門戶云合有周急之
惠故略此告知爾

又

昨日此中享儀僅得安過今方發向慕賢里會芝叔
改葬前進沙川候師門病患與士重對勘遺書作數
日款歸拜似在旬外矣伏聞交龜入城都下膠擾似
不如藩維之優閒殊可仰念先生今日既無知遇於
上又無交際於下不可呈身朝班以有所爲也審矣

雖有倘來軒冕力辭丐免勿遽承膺以盡靖獻之義
如何如何况宜量而後入以先生平日德望豈可與
此時逢迎承順無道理沒廉隅者參錯周旋於館閣
銓衡之間以貽後世之議耶設令有何迫隘境界不
免一出又當於持論用人一守乙巳規模而不遷以
示徐公有常之操縱被天意之厭薄彼輩之擯逐而
有不可顧矣伏想熟籌而堅定否叔父主家狀及此
閒暇致意構撰幸甚大事每易鄭重延拖而此文字
之至今未成出豈非浚歉耶先生每於凡事目第以
催督差使此事正該提申以覲鑑念

與明寅

昨夕乘涼與公美元伯子恭大猷遍尋此洞內外水石佳景林樾勝處以滌塵土肯襟可謂清快景況而恨君未得偕適也主家有農巖集作文厭倦時或時抽看其上文谷書因灾異疊現請並招延尤菴玄石以講消弭之策答人問禮疑書有曰遠有儀禮註疏近有玄石定論要可據而行之答人問學政書有曰玄石嘗有教人之法造士之規詳盡無憾故茲謹謄送云看此數段其所推隆而深致敬服之義至矣世謂農巖薄於玄翁者殆妄也以此推之前日所聞三

淵疵毀玄翁之語未必非傳者之誤有未可信耳漂海唐人詩律有傳誦者故聊以寫去而其中數句帶懷古傷今語而結句有無限感慨意似是有志氣蔽不平者矣可歎

答明寅

示意奉悉君言良是士夫持身廉義為重亟申狀力辭恐不容已遽伯玉恥獨為君子同僚亦可使諷喻同辭也今日儒生乃後日名士宰相安有以姑非名士宰相而放過廉隅之理哉此等說想非明寅所動聽也

答明寅

承以眼眚欲致吳醫受針恐非計之審者針如芒刺氣出如車輪不記金君之戒乎先用藥治爲是余於千萬不意濫叨臺銜蒼黃奔迸來伏韋巖墓下而下諭之前未卽治上辭本惶感罔措如何可言東來之人言君賑攸勤懇能使合境無一餓孍隣邑之民亦來仰哺監司大加歆歎又賞清白之操將爲褒啓而力止其棄歸之行云而余則只誦崔凝五斗徒勞更折腰三年兩鬢爲民焦今朝解印言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之句以告之其意可見也衰年海國實難

久耐麥秋西笑之行莫教差池是矣

與明寅

聞以江陵公故將經由楓岳遍遊嶺東仙窟清遊壯觀令人聳賀第曾聞甕遷濱海一線路危慄無比又鳴洲濶不測洲旁削壁之腰橫木度過凜然難狀又九龍洲路絕掛木垂繩扳援而下履底皆碧湫沉黑神奪不可俯視又十二瀑布上隱仙臺正望則對立仰者全身呈露只此亦足若逾朴達嶺登佛頂臺憑鶴巢巖望見則境界高絕下視千仞戰掉欲墜望瀑亦成側看之勢殊不分曉云故余於昨年八山也此

直齋集 卷六
等處並回避不得探躡好遊者必以膽恟見譏而其
於謹身之道未必不爲得之矣今君自量氣魄力量
可以乘涉穿透而無所畏難則未知如何否則愚兄
拙法合在商念中矣江陵北坪村有烏竹軒乃栗谷
先生降生之地而北坪距府北八里先生專享松潭
書院在府南三十里云書院合在北坪而却在三十
餘里之外者必有其故尋院時如見院儒試與問難
而示之烏竹軒有先生大夫人山水圖二障草蟲圖
八帖古蹟之奇似無敵此者矣曾祖考主去思碑及
祖考主尋真碑聞在七星百川之間必須覓覽摹來

略送材力設立碑閣以爲致遠之圖如何此送別紙
黎湖兄托明寅扣質從近有以答去爲望

寄大傳

汝今成人矣世間可傳者莫如道故今余名以大傳
而字之以有道者有意存焉汝其識之道在生人日
用之間著於聖賢方冊之內爲學工夫不出窮理修
已居家之外窮理則以讀書明義理爲務居家則以事
所存正向善背惡識廉恥有操守爲務居家則以事
親敬長待人接物各得其分而無違無差爲務此非
難知之事亦非不可行得之事只患人不去做耳汝

復諒悉此意而凡於存心制事也省察勉循勿忘罔墜則幸孰大焉為汝求字說於瑞膺士重矣兩公並愛汝者故咸有所構送而立論過高汝所不堪承當未若余言之切近也亮之

寄大傳

行役當前殊可悶念逆旅艱苦甚於在家貧窶四顧無親之地雖有窘乏何處藉賴耶莫如優持糧資而去設有疾病之來風雨之阻可備倉卒之需而庶免狼狽之患諒此處之而道中日未昏黑時先討店舍歇泊宿所必避富商大賈近處天際欲明可以起發

無冒霧露而行奴輩見常漢登馬者雖呼而下之力禁為可行辟人乃達官事士子何得為此見有惡馬過去我謹避之稍遠切勿相近夜裏切勿出外便旋為可聞多虎患故也此紙入懷袖間銘念無泛

寄大傳

昨日書意具悉而忌日喪之餘不可昧然空過且其赴參係是觀過知仁處何可畏人之知而自止也親忌既赴參則祖忌何可不赴參情理無間而同是行哭伸哀之地故按抑不得入去為定再明出送人馬極可嘗伏聞玄祖芝叔為先故亦多不免有此等私

行夫豈不義而先賢行之吾有所受之勿疑勿沮爲是韋巖近如無故則自此陳疏承 批後更欲往留汝可來會於韋巖不必遠出到此且父兄在處平安則年以工夫之子孫不必以恒在侍側爲務厚翁之士重芝叔之元亮淵丈之尊甫可以見之而如古陶淡管德言獨處山中未必子孫之長隨也況余有好主人自有龐徐相從之趣足寬羈懷毋過用心

寄大傳

余於昔年受先師之命蓋令編輯東儒經說其意欲以退溪栗谷沙溪尤菴玄石諸老先生答學者問經

傳疑義者一一採錄於本書本篇各章之下如大全小註異同條辨之爲矣余自承教以來不忘經緯不住商度而第坐自筆遲鈍楮毫艱乏尚未免爲宵中草本而止歲月如流功役未就慨然太息無以爲懷余雖未究此業而死汝不可不知此意而究此業故漫以喻之汝其識之異日無孤此望也跋文先爲出草而可合發明之言尚多遺餘亦以爲歉耳此後汝凡看東方文集如遇可備經說而稍合附載者着意留眼勿放過爲是此不可但以文廟從祀之先賢而爲之如高峯守夢市南農巖滄溪苟其有談經文字

直齋集卷六
可容叅攷者推類思量如何從當又出凡例而更商之耳

寄大傳

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固是臣子正禮而若有難冒之義而未可以赴則又當不日陳疏控辭乞免而莫宜遲延也余之平日意思如此故前後 恩除召旨之下每卽事辭免未或稽滯者固汝所覩也今此貂王之陞秩佐貳之特授俱是千萬不近之異數在賤臣驚惶憂懼之忱惟當急入辭本疾聲呼籲速望收還誤恩之不暇何可以 書筵別諭將降之故坐而待

之爲並辭之計耶况已行馮呈還爲持去則不其顛倒駭人聽聞耶別諭之來又當別用一書更辭矣久菴之欲令姑待汝之欲使還推而徑歸俱失余之平素規模矣決不可從也

寄大傳

余發行六七日始達陂山八謁先祠感涕沾裳經年而至心懷愴惕益難按抑矣姪兒爲邑雖不無可觀以善決訟得名難決之訟監司多歸之故不免多事所見可悶若是而以能吏聞於世而失儒素家法則亦非喜事未知果將如何汝之朱書抄節接續不間

斷庶有卒業之期否抄節不如揀其會心文字多致
讀數誦如已言之為有益身心而不此之為為彼一
番抄節未易領略之役余未知其得失也然既始手
當思有終無稽遲遑出場為宜道中歷訪金令稚明
殺鷄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慰余向遭人言謂見副
本儘有闡明玄翁扶懷抑尼褒忠討逆之志事言議
者誠不可無之文字也且謂渠與李令子三金令仁
叟不以爲訝而頗以人言爲非云果若其言則世固
未嘗無公心公見也石城燕喜樓有先祖文僖公詩
板大興見思亭有先君子留題仰讀愴懷水伯何日

上任云也待其來約成姑蘇寒山之遊正不可已辦
此則可免湖右虛來矣

寄大傳

昨詣 闕下拜叅 大王大妃殿哭班及 中宮殿
哭班痛隕罔極此是向 國之行無可諱人之事姪
兒輩對人傳泄略有一二來見者行役之餘應接之
擾頗覺疲憊可惱明將復路歷省困巖松揪仍爲南
下而往返計程恰至千里非病身所堪未保能得安
稅否也 慈聖末音德意藹然舉國含生罔不感泣
陳慰之章倩牽姪淨書持去將呈城主乞其轉達而

直者集卷六
到京有數句吟八語矣抑余今行情親知舊咸以爲
當然而或有訝之者然余只據玄厚二先生已行之
故事而做之不足以動吾一毫也季聞問余捲還早
晚亦有催歸語聖膺有書來其意殊以余之與屏溪
作隣爲不切蓋認屏溪向我淵源冷薄故也以各專
一壑爲宜而勉之又言湖南不乏藏身之所欲爲余
圖之而其豈容易也余之伊山移寓爲近陂山越祭
祀便近往來地耳夫豈久計昔聞林滄溪先生亦爲
近宗家嶺東作宰處忽往通州留五六歲余亦如許
而已今惟恐陂山遽歸之遲耳

記昔庚子 聖考大喪先師承侍藥設廳報來住
南大門外請於有官知舊日討見 上候分撥承
升遐報卽入城內定依幕留住參朝晡哭班成服
之日受襄而歸芝村黎湖亦然遂菴至忠原不前
三淵元不動其時芝村浚惜之不但余之庚子所
見聞如此從古退粟尤玄諸先生誰有不赴 君
喪者也不但 大喪內喪亦然賤臣市井之民豈
以一時寓湖之故自諉以遠臣而不思奔哭也哉
如有不知而訝之者以此意謝之可矣

聞自 朝家有輿地勝覽續修之 命將設局董

釐而外方方有收單之舉余於揚州以文節公忠翼公莊武公丘墓及先王考別業錄示之於廣州以判尹公判書公議政公丘墓及校理公別業錄示之以備自官家量處矣伊山衙客來傳本倅欲以余名附見邑誌卷末以余爲聞人名官而然云極其可笑設令余可入當入揚州安有入伊山之義汝就見本倅詳言此由亟爲抹去爲宜

嶺西海西士友有以院長來強於余者而余以院長自來高年大爵有名德人所可爲之事本非微末如我輩安可冒據之意力辭而送之矣且念以

內外子孫而爲先世院長亦未知其便當又未記有前例汝須問於慣知此等故事之人而示之恐有更來相逼者故爾

寄大孫

吾家祭禮有未盡合於古禮家禮者而先世所行如此猝難更改待汝學進識長博考禮書其有不可不變通者商確損益未爲不可第其未前有可致誠致力者不容放過略誦身親見聞於家庭者以與汝聽昔王考主先考主每當時享忌祀前期三日致齋着上服居宿於外沐髮浴體剪手足瓜甲括去瓜垢拭

直齋集 卷六
去冠塵不吊喪不問疾不行刑杖一以思其言行思其居處思其所好惡存心存慮不雜以他事前期一日親詣正寢盥濯泣事灑掃庭階屋宇窓戶廳壁皆要潔淨整設椅卓香燭茅泚而執事奴婢必令以新澣衣服洗手而爲之凡祭需熟設及滌器奴婢皆洗手爲之而其出外復入者復令洗手在家齋戒人負外自他處來如或犯染及見不潔物者不令參祭曉起盥洗後更勿屎尿勿吸南草臨祭主人以下俛首拱手趨蹌將事而無敢咳嗽唾緩步一以嚴敬爲務怠慢爲戒此等事件不但主人銘心自勉支庶諸人參

祀者舉皆策勵而作爲文字且爲翻諺以爲內外上下曉然通行之地墓祭亦然爲是善奉先祀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敢不兢兢致謹乎山所守護節目草送如有可添補語就加添補往揭丙舍楣間爲宜夫以子孫而昧於先世德業墜落家聲則不仁不智無貴於有後承矣復將先集及家乘反復熟覽慕效不怠加以劬書績文修行立名之功使人認其爲巨室世家趾美之佳子弟是余恒所期望於汝者故字說堂記嘗勤寄意矣千萬惕念幸甚

寄大孫

直齋集 卷六
當今良役變通未知 朝家處分終歸何策而聞汝
有立文字論難之說可淨寫投示也生之淺見惟戶
布爲最勝周禮有畝稅里布力役之征孟子固嘗主
其制而唐之租庸調法蓋亦出此也此三者並行不
悖闕一不可矣獨我 國制田役則均身役不均而
戶役全無殊爲可疑上自公卿下至常漢有戶者皆
出布則役均而輕行之甚易其數較之軍布足似相
當而有餘公卿出布則儒生無可怨士夫出布則庶
民無可怨處之無難矣或謂公卿之戶不可出布而
此說不通公卿之田亦皆出稅公卿之身夙夜在公

勞筋力竭智慮其役一也何獨於戶役不可同之乎
若又有厭避漏戶之奸弊則又當嚴其籍法凡不入
籍出布者雖登科而拔榜雖被殺而不償命以至賑
恤發賣皆不得與則似無漏患矣豈不便當可行哉
若儒布結布口布皆有弊端士爲四民之首而 本
朝待士之道素嘗優異今使偏當出布與軍布等之
則豈得無憾田土旣應稅大同兩役而又使出結布
則一田三役豈得無怨至於人口一年生死不知其
幾何何以憑考而爲之定式恐皆不如戶布之簡易
無弊也

寄大孫

家世舊事有可語汝者而因循未及矣今因來書提
起而略此拈報詳覽勿忘勿忽則善夫

先考主於兄主喪後更無事力可待之期故高王
考主王考主兩位樹碣立表矣今後後生所可用
力者先考主及兄主碣表樹立為急先務也

王考主文集卷五先考主文集卷三兄主文集卷四合而

計之不過十數卷子孫早晚出宰則銳意鳩財亟
圖刊行不容以緩明寅恒言人家為先大事莫此
為緊且重云未刊行之前謄寫多本分置
子孫各家及山所別業亦宜

伯氏當宗室商原君求婚時教以若及吾家則當
以先世勿與宗戚結親有遺戒不得壞了之意限
被罪勿奉承云

竹西居第不但為 仁祖大王賜第祠堂亦自

國家造給事體自別子孫當効死勿去曾於 王

子出閣時中使來覘叔父伯氏備言此由又語以

嘗經回祿貽災之故則捨去此後又若有如前來

覘之患則又當以前言善諭回祿之灾幸已
未再次有之

坤巖大山所局內勿復許八庶族有先考主治命

子孫當知悉之支子孫之八旁麓則無禁之之教

故余有置標於秀才墓左處矣

姊氏餘美山所先考主爲置墓田墓奴婢以爲永
不廢祭之地爲先考主子孫者亦當代代推尋修
舉申飭勿負至意爲是

兄主甚重先世傳來書籍古器未嘗輕以借人雖
有不得已借時每善推還勿失

吾家自先世自己奴婢外雖婢夫及洞內下人無
杖治之事

春秋佳辰及臨歲兄主每必設小饌召兄弟及堂
從論文商事以爲樂又樂以騶直餽八分及兄弟

家而周急之聞者稱歎

一家與同研親舊科塲筆墨之助鄉居族戚墓下
故人扇曆之餽先考主暨伯氏各別致意爲之子
孫當效之

寄大權大率

汝先君抱負竒偉命塗陸沈志業未究年位冷落此
誠千古之至冤余懷之痛惜哀悼寧復有涯也今萬
事已矣後死所可致意者惟在於遺稿之收拾成帙
狀碑之粗叙行蹟以爲傳示來世之地矣凡其平日
著述詩文亟謄數本藏留家內及墓下及至親諸家

家狀余當起草而更思之只家狀請誌請碣不如用行狀之爲有事面而行狀無出景平景平不但情厚於吾家亦其言重於斯世者故昨因其來訪山中已以此意懇托而幸受其諾矣須備空冊及禮幣汝輩更躬造泣請景平但有凡事遷延之病未知凡費幾番往來而得其出場也預以爲慮誌碣分屬於俞相及南令似好叔父主文集四件卽爲覓送切可聞今年翰林將有曝史之行欲寄托往藏於名山矣

寄大權大季

去國之悲離鄉之愁往益難裁然人生亦不免或有

此等境界谷雲三淵以漢北之人往寓嶺東或七八年或十數年厚齋自漢南往寓湖南三年滄溪自湖南往寓嶺西五年或爲就食或爲避世余亦如斯豈必終爲湖西客也但行止例被人叩詰如有問者第以老人筋力爲近陂衙取便先廟參祀之意喻之可矣汝等近來尋着性理書云頗作老夫喜也玄石先生每戒從學門徒及一家少輩以浸灌經史思爲守夢愚伏無徒務爲文人才士余之所願望於汝等者亦只此意而已時事可聞者須隨事錄示而朝報外所聞則審慎而及之也凡聽世耗詳細扣認則不可

道者集卷六
已而勿遽自我輕以已見刺論是非則庶無悔吝病
敗矣諒之

寄素孫

余於閒中看書之際批寫會心文字數十條茲爲送
示此固古人前言往行而抑余之心事言行偶與符
合者也爲吾子孫者不可不識厥由故俾汝看覽須
潛玩淡味之無孤余之期望吾家讀書規模先以經
書爲主立本然後及於史書子集汝亦將來當循此
次序而做去矣喫着動止間一從祖母之命勿違爲
宜

寄素孫

汝年漸長已逾十歲學業尚未有可稱豈不憂悶古
人爲學致專經之工終至成功者其人今可數毛氏
之於詩伏生之於尚書董相之於春秋大小戴之於
禮記焚膏繼晷兀兀窮年用志不分一生講服故遂
爲名世之巨儒又不必遠引古人我王考主平生嗜
讀尚書成誦終身持守晚又致力於易禮春秋先考
主屢讀四書成誦叔父主讀孟子七百遍終身受用
不窮故文章筆力咸有以服人余則鈍根庸品雖不
能文猶誦四書及壁經不忘汝父亦非不讀書得力

直齋集 卷六
者汝亦知此而汝顧懶惰讀不成誦誦亦善忘雖已
讀了小學大學而其中文義旨趣茫昧不能記有如
此讀書不如不讀此將奈何今欲令重讀而更加遍
數以期熟誦而再讀若只如初讀則徒費光陰且遲
換授他書未知何以爲之而可也勿論重讀與換授
須先立志發憤以前日爲戒痛下專一工夫可望見
效汝意欲如何此夢覺關頭欲認之而教之思量回
示爲可

又

余雖出遠汝父日必授書汝祖母亦必勤苦勸讀汝

果屈首劇讀不廢程課也耶余在家見汝好聚村客
隣童間漫打話消日失時者居多又嗜聽婦女稗書
小說不悟其害事余出其弊必尤甚此爲余係念疾
首處也爲人子孫使祖父疾首不得放心可乎否乎
昔聞我祖妣主戒子孫有曰吾觀不學無識之人居
常嬉戲使氣凌人當衆會之處文學講論之際則氣
縮口塞垂頭默坐不知置身之所旁觀者見之極其
可笑何憚而不爲數年勤學長受一生之恥辱哉凡
人之智愚必先稱其父母如此者辱及其親甚可懼
也先妣主亦曰士之榮枯窮達固有定命非可力求

而若其好學治文藝不絕讀書種子克保家聲卽自
已分內事可勉而能之者也如其罔念于此則何貴
於有子乎其言痛切可感動子孫汝祖母之所訓飭
於汝者亦應如是汝須仰體而俯循謝遣雜人屏去
稗說專精篤工於所讀之書無或浪遊期有實效千
萬之望念之念之

直菴集卷之六

